

怒則分背相距分明是一箇畫馬圖也相

靡相摩擦也看他交頭分背字下得如何

衡扼車上之物扼軒也月題今所謂額鏡

也介倪介獨也獨立而睥睨怒之狀也閼

扼曲頸而扼拒也不受街絡之意驚猛也

曼突也不受羈勒而相抵突之狀詭設計

也竊潛地也詭計以入街潛竊以加害皆

是悍鷙不受調服故衡轡之時如此蓄計

較也與人抗敵者曰盜馬之知至於抗敵

人伯樂使之也若無衡扼街轡之事則馬

自馬人自人豈見其介倪閼扼之能哉民

能已此者言民之所爲止於如此也匡正

也以禮樂而正人之形以仁義而慰人之

心皆聖人作而後有此上古本無之縣跋

高揭而提起之意蹊蹠不自安也好知爭

利比馬之詭衡竊轡也內篇外篇正與左

傳國語相似皆出一手做了左傳又成國

語其文却與左傳不同如莊子此篇便是

箇長枝大葉處故或者以爲非莊子所作

却不然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二
唐 齐 林 希遠
外篇胠篋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

緘縢固扃鏁比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

至則負匱揭篋擗橐而趨唯恐緘縢扃鏁之

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

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

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

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鷄狗之音

相聞納罟之所希采耨之所刺方二千

餘里闢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

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

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

并與其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手盜

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

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

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看此篇便見得憤悱之雄處粧撰一段譬

喻自爲奇特胠篋也探手取之也發亦開

也鼠竊之盜却下此六字非文乎縑勝繩
結也攝纏繞也扃管鑰也鑄鎖也世俗之
知本爲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望而去矣
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
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

之時大抵如比故莊子以此喻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
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
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薦弘胞^納
父子骨肉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
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
有道邪夫妾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
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
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
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
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胞裂也靡爛也皆得罪而喪其卵也四子
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賢
者不足自恃而竊聖道之名者或以自利

爲盜之聖勇義知仁此是莊子撰出這般
名字以譏侮儒者其言雖怪而以世故觀
之實有此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
下少而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
故曰唇竭則齒寒魚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
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
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
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
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益跖也
楚方伐魯以其酒薄也而舉乃伐趙以魯
不得而援也唇與齒似不相關唇竭而齒

自寒川與谷不相干川竭而谷自虛丘與
淵不相干丘夷而淵自實即今人所謂張
公宴酒李公醉也以喻聖人之法不爲盜
設而反爲盜賊之資故曰聖人生而大盜
起聖人不生而大盜不起掊擊聖人縱舍
盜賊言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下治

也川水滿則山谷之中皆有水川竭則谷
自虛矣川與谷雖不相通而春夏之盈秋冬
之涸却同也丘夷山類而夷平也猶曰
爲盜之聖勇義知仁此是莊子撰出這般
名字以譏侮儒者其言雖怪而以世故觀
之實有此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
下少而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
故曰唇竭則齒寒魚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
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
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
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
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益跖也
楚方伐魯以其酒薄也而舉乃伐趙以魯
不得而援也唇與齒似不相關唇竭而齒

自寒川與谷不相干川竭而谷自虛丘與
淵不相干丘夷而淵自實即今人所謂張
公宴酒李公醉也以喻聖人之法不爲盜
設而反爲盜賊之資故曰聖人生而大盜
起聖人不生而大盜不起掊擊聖人縱舍
盜賊言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下治
也川水滿則山谷之中皆有水川竭則谷
自虛矣川與谷雖不相通而春夏之盈秋冬
之涸却同也丘夷山類而夷平也猶曰
山附於地剥也山夷則土實之於淵是不
相關而相因也無故即無事也重聖人而
治言聖人復出也聖人復出而制法愈密
欺詐者得之益可以欺世故曰重利益跖
也魯酒薄抑非固又見推
南子其文稍異意亦同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弁與斗斛而竊之爲之
權衡以稱之則弁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
以信之則弁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
之則弁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
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
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斗斛權衡符璽仁義四者並言以下抑高
之意竊鉤小盜也鉤腰帶環也戰國之諸
侯舉奪而得皆大盜也小者誅而大者乃
如此憤世之言也既爲諸侯則其立國亦
以愛民利物爲事是不特竊國併竊聖人
之仁義聖知也

故遂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弁斗斛權衡符
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貴弟能勸斧鉞之威
弗能禁此重利益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

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名爲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今之諸侯皆竊國者立於人上人誰不見故曰揭如此大

盜昭昭於世併仁義斗斛權衡符璽以竊

之而世未有立賞以求捕用刑以禁止者

是皆憤世而爲此言魚不可脫於淵言不可離水也聖人之法只可自用不可使人

人皆知之故曰非所以明天下也明者天下皆知之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上擿玉毀珠小盜不起

焚符破壘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殲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擿玉毀珠焚符破壘利斗折衡皆是激說

以結絕聖棄知之意非實論也殲殘者毀削也盡去聖人之法民始純一可與言道

人每以利斗折衡焚符破壘之事譏議之其實即老子不肯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

之意但說得過當耳東坡曰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天下人全不識字耶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

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攏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

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

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

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

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

燐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擢亂者抽擢而素亂也六律有長短之叙抽而亂之使其不可用也鑠絕焚棄之也

有瞽曠之耳而後能爲律樂之事塞其耳

則人之聽皆合乎自然無此等造作也明

巧兩句其意亦同因巧字却舉老子大巧若拙一語以證之亦是文法處曾史有忠孝之名楊墨有仁義之言攘除而棄擲之使仁義之說不行則天下之人同得此德

始歸於玄妙矣不鑠不消散也不累無係累也不惑不相誑惑也不僻無偏陂也以

曾史楊墨與師曠工倕離朱並言亦以小抑大也外立其德者重外物而失本心也

燐亂者言薰灼而燒亂之也以正法言之

此等人都無所用言皆當去也故曰法之所無用也此一句結得極有力文字之好處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驥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尋臚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

十二箇氏只軒轅伏羲神農見於經自此以上吾書中無之或得於上古之傳或出於莊子自撰亦未可知亦由佛言我於過去某劫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

伏羲以來載籍所可考者三千餘年豈有

許大天地方有三千餘年伏羲以前必有六籍所不傳者但言之則近於怪妄然亦

不可不知且如吾聞自無諸以來方見於漢至唐而後漸有文物無諸之前當猶草

昧可也近時襄山寺前耕於野者忽得一穴其間金玉之器鼎彝之屬甚多人皆竊而去之最後既虛鄉人皆相率而就觀其穴無大小皆雕人物龍虎不勝精巧此前穴也其後一壁以鋤斧擊之鏗然有聲

但堅固不可動必是銅鐵所灌意非有國者之墳不然書籍所載聞之上無聞焉則必有之而不傳者然則容成大庭之類不可謂無之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腎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手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失何以知其然邪

甘食而下又是山無蹊隧處抽繹出來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趨之便是暗說孟子荀子推而上之孔子亦在其間矣觀齊稷下

與蘇張之徒便見莊子因當時之風俗故有此論好知則非自然之道矣故曰好知而無道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釣鉤網罟魯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

落置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韻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畢有柄之網也弋繳射也機變變詐也削格猶漢書曰儲胥也猶今之木柵也捕兔鹿者亦有之置罘亦網也知詐以智而相詐也漸毒相漸染而爲毒亂也顙桀顙也當時辯者之名以取魚取鳥取獸之事與辯者並言之亦是以曾史與斗斛權衡並譏之意每每常常也常常如此而至於大亂皆好智之罪也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

不知者務外求異者也已知者曉然而易見者也自然之理也不善在人者也已善在我者也即齊物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但知他人之非而不知己之所是者亦非也

故上恃日月之明下燉山川之精中隨四時之施端委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喧嘩之意喧嘩已亂天下矣

上而日月下而山川中而寒暑四時微而至於喘喫肖翹之物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此歎息一句而結之也喘喫微息而動之物附地者也蜩蟬之類肖小也翹輕也飛物也蜂蝶之類肖音蕭種種設實之貌役役外作爲之貌喧嘩嘴齦也上句既結了却以三代實之謂三代以下便是如此故曰自三代以下是以喧嘩役役兩句對說下面只拈喧嘩字結便與前篇素樸而

民性得矣處同道遠遊曰湯之間棘也是

已起語也此曰三代以下是已結語也起

結雖異同一機軸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二

九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三

盧三

外篇在宥

肅 齊 林 希逸

聞在宥天下不閑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怒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忍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首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聞在宥天下不閑治天下也此篇又做一

句破題又是一體在者優游自在之意淫亂也靜定則不淫矣宥者寬容自得之意遷為外物所遷移也使天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於外物又何用治之乎不恬不靜也不愉不樂也以堯對桀言之曾史盜跖之類也全書意勢皆如此其理皆未正然筆力豈易及哉以不恬比不愉便無輕重矣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

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卑驚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徇徇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病也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有四時不至寒暑不和之事氣序既遷則人亦病矣使人者言因堯桀在上致人如此也喜怒失位居處無常謂妄爲妄動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思慮不自得也成章有條理也不成章則失中道矣堯好高而過當也詰議論相詰責也卓孤立也轍猛厲也此四字皆形容不和之意盜跖曾史只是替換賢不肖字用心既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爲天下者於其賢者而賞之於其不肖者而罰之賢非眞賢出於好偽舉世皆然故欲賞而不足不給亦不足也言世